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

古本作《定山三怪》，又云《新羅白鷄》。 早退禾朝寵貴妃，諫章爭敢傍丹墀。

蓬萊殿裡迎薄駕，花尊樓前進荔枝。
揭鼓未終響鼓動，羽衣猶在戰衣追。
子孫翻作昇平禍，不念先皇創業時。

這首詩，題著唐時第七帝，溢法謂之玄宗。古老相傳云：天上一座星，謂之玄星，又謂之金星，又謂之參星，又謂之長庚星，又謂之太白星，又謂之啟明星。世人不識，叫做曉星。初上時，東方未明；天色將曉，那座星漸漸的暗將來。先明後暗，這個謂之玄。唐玄宗自姚崇、宋瓊為相，米麥不過三四錢，千里不饋行糧。自從姚宋二相死，楊國忠、李林甫為相，教玄宗生出四件病來：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耽酒嗜音，峻字雕牆。

玄宗最寵愛者，一個貴妃，叫做楊太真。那貴妃又背地裡寵一個胡兒，姓安名祿山，腹重三百六〇斤，坐綽飛燕，走及奔馬，善舞胡旋，其疾如風。玄宗愛其驍健，因而得寵。祿山遂拜玄宗為父，貴妃為母，楊妃把這安祿山頭髮都剃了，擦一臉粉，畫兩道眉，打一個白鼻兒。用錦繡彩羅，做成柵襖，選粗壯宮娥數人扛擡，繞那六宮行走。當時則是取笑，誰知浸潤之間，太真與祿山為亂。一日，祿山正在太真宮裏卜行樂。宮娥報道：「駕到！」祿山矯捷非常，逾牆拌去。貴妃偷惶出迎，冠發散亂，語言失度，錯呼聖上為郎君。玄宗駕即時起，使六宮大使高力士、高哇送太真歸第，使其省過。貴妃求見天於不得，涕泣出宮。

卻說玄宗自離了貴妃三日，食不甘味，臥不安席。高力士探知聖意，啟奏道：「貴妃晝寢困倦，言語失次，得罪萬歲御前。今省過三日，想已知罪，萬歲爺何不召之？」玄宗命高職往看妃於在家作何事。高計奉旨到楊太師私第，見過了貴妃，回奏天子，言：「娘娘容顏愁慘，梳沐俱廢。一見奴婢，便問聖上安否，淚如而下。乃取妝臺對鏡，手持并州剪刀，解散青絲，剪下一縷，用五彩絨繩結之，手自封記，托奴婢傳語，送到御前。娘娘含淚而言：『妾一身所有，皆出皇上所賜。只有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以此寄謝聖恩，願勿忘七夕夜半之約。』」原來玄宗與貴妃七夕夜半，曾在沉香亭有私誓，願生生世世同案同枕。此時玄宗聞知高力士所奏，見貴妃封寄青絲，拆而觀之，淒然不忍。即時命高力士用香車細輦，迎貴妃入宮。自此愈加寵幸。

其時四方貢獻不絕：西夏國進月伴琵琶，南越國進五笛，西涼州進葡萄酒，新羅國進白鷄子。這葡萄酒供進御前，琵琶賜與鄭觀音，玉笛賜與御弟寧王，新羅白鷄賜與崔丞相。後因李白學士題沉香亭牡丹詩，將趙飛燕比著大真娘娘，暗藏譏刺，被高力士奏告貴妃，位訴天子，將李白黜貶。崔丞相原來與李白是故交，事相連累，得旨令判河北定州中山府。正是：

老龜烹不爛，遺禍及枯桑。

崔丞相來到定州中山府，遠近接入進府，交割牌印了畢。在任果然是如水之清，如秤之平，如繩之直，如鏡之明。不一月之間，治得府中路不拾遺。時遼天寶春初：

春，春，柳嫩花新，梅謝粉；草鋪茵、鶯啼北裡，燕語南鄰。郊原嘶寶馬，紫陌廣香輪。日暖冰消水綠，風和雨嫩煙輕。東閣廣排公子宴，錦城多少看花人。

崔丞相有個衙內，名喚崔亞，年紀二〇來歲。生得美大夫，性好敗獵，見這春問天色，宅堂裡叉手向前道：「告爹爹，請一日嚴假，欲出野外遊獵。不知爹爹尊意如何？」相公道：「吾兒出去，則索早歸。」衙內道：「領爹尊旨。則是兒有一事，欲取復慈父。」相公道：「你有甚說？」衙內道：「欲借御賜新羅白鷄同往。」相公道：「好，把出去照管，休教失了。這件物是上方所賜，新羅國進到，世上只有這一隻，萬勿走失！上方再來索取，卻是那裡去討？」衙內道：「兒帶出去無妨。但只要光耀州府，教人看玩則個。」相公道：「早歸，少飲。」衙內借得瀕羅白鷄，令一個五放家架著。果然是那裡去討！牽將鬮裝銀鞍馬過來，衙內攀鞍上馬出門。名是說話的當時同年生，井肩長，勸住崔衙內，只好休去。千不合，萬不合，帶這隻新羅白鷄出來，惹出一場怪事。真是個是亙古未聞，於今罕有。有詩為證：

外作禽荒內色荒，濫沾些子又何妨？

早晨架出蒼鷹去，日暮歸來紅粉香。

崔衙內尋常好敗獵。當日借得新羅白鷄，好生喜歡。教這五放家架著。一行人也有把水磨角靶彈弓，雁木烏椿弩子，架眼圓鐵爪嘴鷹鷹，牽拾耳細腰深口犬。出得城外，穿桃溪，過梅塢，登綠楊林，涉芳草渡，杏花村高懸兩望，茅誘畔低亞青簾。正是：

不暖不寒天氣，半村半郭人家。

行了二三里，覺道各人走得辛苦，尋一個酒店，衙內推鞍下馬，入店問道：「有甚好酒買些個？光犒賞眾人助腳力。」只見走一個酒保出來唱啼。看那人時，生得：

身長八尺，豹頭燕頤，環眼骨淺，有如一箇距水斷橋張翼德，原水鎮上王彥章。

衙內看了酒保，早吃一驚道：「怎麼有這般生得惡相的人？」酒保唱了暗，站在一邊。衙內教：「有好酒把些個來喫，就犒賞眾人。」那酒保從裡面掇一桶酒出來。隨行自有帶著底酒盞，安在桌上。篩下一盞，先敬衙內：

酒，酒，酒，邀朋會友。君莫待，時長久，名呼食前，禮於茶後。臨風不可無，對月須教有。李白一飲一石，劉伶解醒五斗。公子沾唇臉似桃，佳人入腹腰如柳。

衙內見篩下酒色紅，心中早驚：「如何恁地紅！」踏著酒保腳跟，入去到酒缸前，揚開缸蓋，只看了一看，嚇得衙內：

頂門上不見三魂，腳底下蕩散七魄。

只見血水裡面浸著浮米。衙內出來，教一行人且莫吃酒，把三兩銀子與酒保，還了酒錢。那酒保接錢，唱喏謝了。衙內攀鞍上馬，離酒店，又行了一二里地，又見一座山岡。原來門外謂之郭，郭外謂之郊，郊外謂之野，野外謂之迫。行了半日，相次到北嶽恒山。一座小峰在恒山腳下，山勢果是雄勇：

山，山，突兀回環。羅翠黛，列青藍，洞雲縹緲，澗水滑琴。巒若乾山外，嵐光一望間。暗想雲峰尚在，宜陪謝履重攀。季世七賢雖可愛，盛時四皓豈宜閒。

衙內恰待上那山去，擡起頭來，見山腳下立著兩條木柱，柱上釘著一面版牌，牌上寫著幾句言語。衙內立馬看了道：「這條路上恁地利害！」勒住馬，叫：「回去休！」眾人都趕上來，衙內指著版牌，教眾人看。有識字的，讀道：

「此山通北嶽恒山路，名為定山。有路不可行。其中精靈不少，鬼怪極多。行路君子，可從此山下首小路來往，切不可經此山過。特預稟知。」

「如今卻恁地好？」衙內道：「且只得回去。」待要回來，一個吃膊上架著，一枚角畸，出來道：「復衙內：男女在此居，上面萬千景致，生數般蹺蹺作怪直錢的飛禽走獸。衙內既是出來敗獵，不入這山去，從小路上去，那裡是平地，有甚飛禽走獸？可惜閒了新羅白鷄，也可惜閒了某手中角鷹。這一行架的小鷄、獵狗、彈弓、弩子，都為棄物。衙內道：「也說得是，你們都聽我說，若打得活的歸去，到府中一個賞銀三兩，吃幾杯酒了歸；若打得死的，一人賞銀一兩，也吃幾杯酒了歸；若都打不得飛禽走獸，銀子也沒有，酒也沒得吃。」眾人各應了賭。

衙內把馬摔一鞭，先上山去。眾人也各上山來。可煞作怪，全沒討個飛禽走獸。只見草地裡掉掉地響。衙內用五輪八光左右兩點神水，則看了一看，喝聲彩！從草裡走出一隻乾紅兔兒來。眾人都向前，衙內道：於若捉得這紅兔兒的，賞五兩銀子！」去馬後

立著個人，手探著新羅白鶴。衙內道：「卻如何不去勒？」閒漢道：「告衙內：未得臺旨，不敢擅便。」衙內道一聲：「快去！」那閒漢領臺旨，放那白鶴於勒紅兔兒。這白鶴見放了手，一翅箭也似便去。這兔兒見那白鶴趕得緊，去淺草叢中便鑽。鶴子見兔兒走的不見，一翅逡巡飛過山嘴去。衙內道：「且與我尋白鶴子！」衙內也勒著馬，轉山去趕。趕到山腰，見一所松林：

松，松。節峻陰濃，能耐歲，解凌冬。高侵碧漢，森聳青峰。億奚形如蓋，虬幻勢若龍。茂葉風聲瑟瑟，繁枝月影重重。四季常持君子操，五株曾受大夫封。一衙內手描著水磨角靶彈弓，騎那馬趕。看見白鶴子飛入林子裡面去，衙內也入這林子裡來。當初白鶴子腋項上帶著一個小鈴兒。林子背後一座峭壁懸崖，沒路上去，則聽得峭壁頂上鈴兒響。衙內擡起頭來看時，喫了一驚，道：「不曾見這般蹺蹺作怪底事！」卻那峭壁頂上，一株大樹底下，坐著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：

頭上裹著鍍金蛾帽兒，身上錦袍的的，金甲輝輝。錦袍的的，一條抹額荔枝紅；金甲輝輝，靴穿一雙鸚鵡綠。看那骷髏，左手架著白鶴，右手一個指頭，撥那鶴子的鈴兒，口裡噴噴地引這白鶴子。衙內道：「卻不作怪！我如今去討，又沒路上得去。」只得在下面告道：「尊神，崔某不知尊神是何方神聖，一時走了新羅白鶴，望尊神見還則個！」看那骷髏，一似佯佯不彩。似此告了他五七番，陪了七八個大賭。這人從又不見一個人林於來，骷髏只是不彩。衙內忍不得，拿起手中彈弓，拽得滿，覷得較親，一彈於打去。一聲響亮，看時，骷髏也不見，白鶴子也不見了，乘著馬，出這林子前，人從都不見。著眼看那林子，四下都是青草。看看天色晚了，衙內慢慢地行，肚中又饑。下馬離鞍，吊轡牽著馬，待要出這山路口。看那天色：

卻早紅日西沉，鴉鵲奔林高噪。打魚人停舟罷棹，望客旅貪程，煙村繚繞。山寺寂寥，玩銀燈、佛前，點照。月上東郊，孤村酒稀收了。彩樵人回，攀古道，過前溪，時聽旅啼虎嘯，深院佳人，望夫歸、倚門斜靠。

衙內獨自一個牽著馬，行到一處，卻不是早起入來的路。星光之下，遠遠地望見數間草屋。衙內道：「慚愧，這裡有人家時，卻是好了。」逕來到跟前一看，見一座莊院：

莊，莊，臨堤傍岡，青瓦屋，白泥牆。桑麻映日，榆柳成行。山雞鳴竹塢，野犬吠村坊。淡瀟煙冕草舍，輕盈霧罩田桑。家有餘糧雞犬飽，戶無謠投子孫康。

衙內把馬系在莊前柳樹上；便去叩那莊門。衙內道：「過往行人，迷失道路，借宿一宵，來日尋路歸家。莊裡無人答應。衙內又道：「是見任中山府崔丞相兒子，因不見了新羅白鶴，迷失道路，問宅裡借宿一宵。」敲了兩三次，方纔聽得有人應道：「來也，來也！」鞋履響，腳步鳴，一個人走將出來開門。衙內打一看時，叫聲苦！那出來的不是別人，卻便是早間村酒店裡的酒保。衙內問道：「你如何卻在這裡？酒保道：「告官人：這裡是酒保的主人家。我卻人去說了便出來。」酒保去不多時，只見幾個青衣，簇擁著一個著乾紅衫的女兒出來：

吳道子善丹青，措不出風流體段；

測文通能舌辨，說不盡許多精神。

衙內不敢擡頭：「告娘娘，崔亞迷失道路，敢就貴莊借宿一宵。來日歸家，丞相爹爹卻當報效。」只見女娘道：「奴等衙內多時，果蒙寵訪。請衙內且入敝莊。」衙內道：「豈敢輒入！」再三再四，只管相請。衙內唱了賭，隨著入去。到一個草堂之上，見燈燭煒煌，青衣點將茶來。衙內告娘娘：「敢問此地是何去處？娘娘是何姓氏？」女娘聽得問，啟一點朱唇，露兩行碎玉，說出數句言語來。衙內道：「這事又作怪！」茶罷，接過盞托。衙內自思量道：先自肚裡義饑，卻教吃茶！」正恁沉吟間，則見女娘教安排酒來。道不了，青衣掇過果卓。頃刻之間，咄嗟而辦：

幕天席地，燈燭煒煌。筵排異皿奇杯，席展金毗王學。珠吞壯成異果，玉盤簇就珍羞。珊瑚筵上，青衣美麗捧霞飴；疏刀杯中，粉面丫鬟斟玉液。

衙內叉手向前：「多蒙賜酒，不敢抵受。」女娘道：「不妨。屈郎少飲。家間也是勳臣貴戚之家。」衙內道：「不敢拜問娘娘，果是那宅？」女娘道：「不必問，他日自知。」衙內道：「家間父母望我回去，告娘娘指路，令某早歸。」女娘道：「不妨，家間正是五伯諸侯的姻眷，衙內又是宰相之子，門戶正相當。奴家見爹爹議親，東來不就，西來不成，不想姻緣卻在此處相會！」渤聽得說，愈加心慌，卻不敢抗違，則應得咯。一杯兩盞，酒至數巡。衙內告娘娘：「指一條路，教某歸會。女娘道：「不妨，左右明日教爹爹送衙內歸。衙內道：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，自古『瓜田不納履，李下不整冠』。深恐得罪於尊前。叫女娘道：「不妨，縱然不做夫婦，也待明日送衙內回去。」

衙內似夢如醉之間，則聽得外面人語馬嘶。青衣報道：「將軍來了。」女娘道：「爹爹來了，請衙內少等則個。」女娘輕移蓮步，向前去了。衙內道：「這裡有甚將軍？」捏手捏腳，尾著他到一壁廂，轉過一個閣兒裡去，聽得有人在裡面聲喚。衙內去黑處把舌尖娥開紙窗一望時，嚇得渾身冷汗，動彈不得，道：「我這性命休了！走了一夜，卻走在這個人家裡。」當時衙內窗眼裡，看見閣兒裡兩行都擺列朱紅椅子，主位上坐一個一丈來長短骷髏，卻便是日間一彈子打的。且看他如何說？那女孩兒見爹爹叫了萬福，問道：「爹爹沒甚事？」骷髏道：「孩兒，你不來看我則個！我日間出去，見一隻雪白鶴子，我見它奇異，捉將來架在手裡。被一個人在山腳下打我一彈子，正打在我眼裡，好疼！我便問山神土地時，卻是崔丞相兒子崔衙內。我若捉得這廝，將來背剪縛在將軍柱上，劈取心。左手把起酒來，右手把著他心肝；吃一杯酒，嚼一塊心肝，以報冤仇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人，從屏風背轉將出來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早來村酒店裡的酒保。將軍道：「班犬，你聽得說也不曾？」班犬道：「才見說，卻不叵耐，崔衙內早起來店中向我買酒吃，不知卻打了將軍的眼！」女孩兒道：「告爹爹，他也想是誤打了爹爹，望爹爹饒恕他！」班犬道：「妹妹，莫怪我多口。崔衙內適來共妹妹在草堂飲酒。」女孩兒告爹爹：「崔郎與奴飲酒，他是五百年前姻眷。看孩兒面，且饒恕他則個！」將軍便只管焦躁，女孩兒只管勸。衙內在窗於外聽得，道：「這裡不走；更待何時！」走出草堂，開了院門，跳上馬，摔一鞭，那馬四只蹄一似翻盞撒鉞，道不得個「慌不擇路」，連夜胡亂走到天色將曉，離了定山。衙內道：「慚愧！」

正說之間，林子裡搶出□餘個人來，大喊一聲，把衙內簇住。衙內道：「我好苦！出得龍潭，又入虎穴！」仔細看時，卻是隨從人等。衙內道：「我吃你們一驚！」眾人問衙內：「一夜從那裡去來？今日若不見衙內，我們都打沒頭腦惡官司。」衙內對眾人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眾人都以手加額道：「早是不曾壞了性命！我們昨晚夜不敢歸去，在這林子裡等到今日。早是新羅白鶴，原來飛在林於後面樹上，方纔收得。」那養角鷹的道：「復衙內：男女在此土居，這山裡有多少奇禽異獸，只好再人去出獵。可惜擔擱了新羅白鶴。」衙內道：「這廝又來！」眾人扶策著衙內歸到府中。一行人離了犒設，卻入堂裡，見了爹媽，唱了暗。相公道：「一夜你不歸，那裡去來？憂殺了媽媽。」衙內道：「告爹媽兒子昨夜見一件詫異的事！」把說過許多話，從頭說了一遍。相公焦躁：「小後生亂道胡說！且罰在書院裡，教院子看著，不得出離！」衙內只得入書院。

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拈指間過了三個月。當時是夏間天氣：

夏，夏，雨餘亭廈，紈扇輕，煎風乍，散發披襟，彈棋打馬。古鼎焚龍涎，照壁名人畫。當頭竹往風生，兩行青松暗瓦。最好沉李與浮瓜，對青搏旋開新鮮。

衙內過三個月不出書院門。今日天色卻熱，且離書院去後花園裡乘涼。坐定，衙內道：「三個月不敢出書院門，今日在此乘涼，好快活！」聽那更點，早是二更。只見一輪月從東上來：

月，月，元休無歇，夜東生，曉西滅。少見團圓，多逢鳴缺。偏宜午夜時，最稱三秋節。幽光解放嚴霜，皓色能欺瑞雪。穿窗深夜忽清風，曾遣離人情慘切。

衙內乘著月色，閒行觀看。則見一片黑雲起，雲綻處，見一個人駕一輪香車，載著一個婦人。看那駕車的人，便是前日酒保班大。香車裡坐著乾紅衫女兒，衙內月光下認得是莊內借宿留他吃酒的女娘，下車來道：「衙內，外日奴好意相留，如何不別而

行？」衙內道：「好！不走，左手把著酒，右手把著心肝做下口。告娘娘，饒崔某性命！」女孩兒道：「不要怕，我不是人，亦不是鬼，奴是上界神仙，與衙內是五百年姻眷，今時特來效於飛之樂。」教班犬自駕香車去。衙內一時被她這色迷了。

色，色，難離易惑，隱深閨，藏柳陌。長小人志，滅君子德。後主謾多才，紂王空有力。傷人不痛之刀，對面殺人之賊。方知雙眼是橫波，無限賢愚被沉溺。

兩個同在書院裡過了數日。院子道：「這幾日衙內不許我們入書院裡，是何意故？」當夜張見一個妖媚的婦人。院子先來復管家婆，便來復了相公。相公焦躁做一片，仗劍入書院裡來。衙內見了相公，只得唱個噶。相公道：「我兒，教你在書院中讀書，如何引惹鄰舍婦女來？朝廷得知，只說我縱放你如此，也妨我兒將來仕路！」衙內只應得暗：「告爹爹，無此事。」卻待再問，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女孩兒來，叫聲萬福。相公見了，越添焦躁，仗手中寶劍，移步向前，喝一聲道：「著！」劍不下去，萬事俱休，一劍下去，教相公倒退三步。看手中利刃，只剩得劍靶，喫了一驚，到去住不得。只見女孩兒道：「相公休焦！奴與崔郎五百年姻契，合為夫婦。不日同為神仙。」相公出豁不得，卻來與夫人商量，教請法官。那裡捉得住！

正恁地煩惱，則見客將司來復道：「告相公，有一司法，姓羅名公適，新到任來公參。客司說：『相公不見客。』問：『如何不見客？』客將司把上件事說了一遍。羅司法道：『此間有一修行在世神仙，可以斷得。姓羅名公遠，是某家兄。』客司復相公。」相公即時請相見。茶湯罷，便問羅真人在何所。得了備細，便修笏子請將羅公遠下山，到府中見了。崔丞相看那羅真人，果是生得非常。便引到書院中，與這婦人相見了，羅真人勸諭那婦人：「看羅某面，放舍崔衙內。」婦人那裡肯依。羅真人既再三勸諭，不從。作起法來，忽起一陣怪風：

風，風，蕩翠飄紅，忽南北，忽西東。春開柳葉，秋謝梧桐。涼入朱門內，寒添陋巷中。似鼓聲搖陸地，如雷響振晴空。乾坤收拾塵埃淨，現日移陰卻有功。

那陣風過處，叫下兩個道童來。一個把著一條縛魔索，一個把著一條黑柱杖，羅真人令道童捉下那婦女。婦女見道童來捉，他叫一聲班犬。從虛空中跳下班犬來，忿忿地擎起雙拳，竟來抵敵。原來邪不可以於正，被兩個道童一條索子，先縛了班犬，後縛了乾紅衫女兒。喝教現形，班犬變做一隻大蟲，於紅衫女兒變做一個紅兔兒，道：「骷髏神，原來晉時一個將軍，死葬在定山之上。歲久年深，成器了，現形作怪。」羅真人斷了這三怪，救了崔衙內性命。從此至今，定山一路太平無事。這段話本，則喚做《新羅白鶴》、《定山三怪》。有詩為證：

虎奴兔女活骷俱，作怪成群山上頭。

一自真人明斷後，行人但道永無憂。